

目 录

野 草

题 辞	(猿)
秋 夜	(缘)
影的告别	(苑)
求乞者	(怨)
我的失恋	(罟)
复 仇	(猿)
复 仇 (其二)	(猿)
希 望	(苑)
雪	(猿)
风 箏	(罟)
好的故事	(罟)
过 客	(罟)
死 火	(猿)
狗的驳诘	(猿)
失掉的好地狱	(猿)
墓碣文	(猿)
颓败线的颤动	(猿)
立 论	(猿)
死 后	(罟)
这样的战士	(罟)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罟)
腊 叶	(罟)
淡淡的血痕中	(罟)
一 觉	(缘)

朝花夕拾

小 引	(缘)
狗·猫·鼠	(缘)
阿长与《山海经》	(远)
《二十四孝图》	(殒)
五猖会	(愿)
无 常	(愿)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怨)
父亲的病	(怨)
琐 记	(员)
藤野先生	(员)
范爱农	(员)
后 记	(员)

杂 感

自言自语	(员)
战士和苍蝇	(员)
无 题	(员)
说胡须	(员)
从胡须说到牙齿	(员)
再谈香港	(员)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员)
智识即罪恶	(员)
喝 茶	(员)
夜 颂	(员)
秋夜纪游	(员)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员)
弄堂生意古今谈	(员)
女 吊	(员)
忆刘半农君	(员)
阿 金	(员)
我的第一个师父	(员)

鲁 迅

浙江绍兴人。本名樟寿，字豫才，后取名树人。是我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

1898年，离家到南京读书，先入水师学堂，第二年改入路矿学堂。1904年，被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1905年，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弃医学文，到东京开始文学活动，编辑翻译《域外小说集》，参加了光复会。1909年愿月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被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聘为部员，后随政府迁到北京，任教育部佥事，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在北京几年，又在北大、师大、女师大等校兼课。“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后，鲁迅为《新青年》同仁，并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杂文。《呐喊》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式作品。后来主编了《莽原》，组织了未名社，为《语丝》的长期撰稿人。在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时，他坚决站在青年学生一边，受到了军阀、政客的压迫，1925年赴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1926年1月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为教务长兼文学系主任。1926年底，到上海定居，过了10年以著作为生的日子。与郁达夫合编《奔流》，组织朝花社，领导了左翼作家联盟，参加了自由运动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用笔为武器，写了大量杂文，进行了反对文化“围剿”的斗争。1936年10月19日，因肺病逝世。1938年，出版了10卷的《鲁迅全集》。

鲁迅除小说外，主要写作形式是散文。“五四”时期的散文，主要收在《热风》（北新书局1925年1月初版）、《华盖集》（北新书局1925年12月初版）、《华盖集续编》（北新书局1926年1月初版）、《坟》（未名社1926年1月初版）、《野草》（北新书局1927年

苑月初版)、《朝花夕拾》(未名社 1928年 12月初版)、《而已集》(北新书局 1928年 12月初版)、《三闲集》(北新书局 1928年 12月初版)之中。

野 草

本集初版收散文诗二十三篇。作于 ~~民国~~原~~民国~~元年。 ~~民国~~元年 苑
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

题 辞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①，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②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

① 大欢喜，佛家语，指实现愿望而感到极满足的境界。

② 陈死人，指死去很久的人。

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

(原载 员圆年 苑月 圆日 《语丝》周刊第 员圆期)

源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com

秋 夜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眨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眨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

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眯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原载 1924年 9月 15日 《语丝》周刊第 171期）

影的告别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
有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呜乎呜乎，倘若黄昏，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是黎明。

朋友，时候近了。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
苑

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原载 1924年 9月 24日 《语丝》周刊第 100期)

求 乞 者

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露在墙头的高树的枝条带着还未干枯的叶子在我头上摇动。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

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

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

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

我顺着倒败的泥墙走路，断砖叠在墙缺口，墙里面没有什么。微风起来，送秋寒穿透我的夹衣；四面都是灰土。

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

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灰土，灰土，……

…… …… ……

灰土……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原载 1924年 9月 24日 《语丝》周刊第 100期)

我的失恋

——拟古的新打油诗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卢。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日。

（原载 1924年 10月 3日 《语丝》周刊第 109期）

复 仇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拚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

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

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马蚁要扛蚕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拚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豫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

然而他们俩对立着，在广漠的旷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他们俩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

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原载 1924年 12月 20日 《语丝》周刊第 27期)